



没有失败的学校

SCHOOLS WITHOUT FAILURE

[美] 威廉·格拉瑟 (William Glasser) 著

唐晓杰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没有失败的学校

MEIYOU SHIBAI DE XUEXIAO

[美] 威廉·格拉瑟 (William Glasser) 著
唐晓杰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失败的学校 / (美) 格拉瑟 著; 唐晓杰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1119-932-1

I. ①没... II. ①格... ②唐... III. ①学校教育 — 研究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315 号

SCHOOLS WITHOUT FAILURE

by William Glasser

Copyright © 1969 by William Glass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5359 号

尊师园书坊 12

没有失败的学校

[美] 威廉·格拉瑟 著

唐晓杰 译

- | | |
|------|---|
| 策 划 | 侯 亮 |
| 责任编辑 | 李林寒 |
| 封面统筹 | 宋淑静 |
| 封面设计 | 亿点印象 |
| 出 版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 (100048) |
| 电 话 | 总 编 室: 010-68418523
市场营销: 010-58802818
新华书店: 010-68418521 |
| 网 址 | www.cnupn.com.cn |
| 邮 箱 | zunshiyuan@hotmail.com |
|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6.5 |
| 字 数 | 210 千字 |
| 定 价 | 36.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威廉·格拉瑟博士 (William Glasser) 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他是“现实治疗 (Reality Therapy)”的倡导者，也是“选择理论 (Choice Theory)”的创始人。从他 1955 年担任精神科住院医师，初步发展现实治疗至今，其从事心理治疗的时间长达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他不断发展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一直到 20 世纪末，他的理论终告确立，并于 1998 年出版《选择理论：个人自由的新心理学》(*Choice Theory: 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 一书。近年来他愈来愈致力于各级教育实践，培养了一大批县市学校的行政人员、咨询人员和教师，并且直接与学校的儿童互动，探寻克服学校失败的办法。他目前担任洛杉矶“威廉·格拉瑟协会 (William Glasser Institute)”的总裁，该机构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将格拉瑟博士的理念推广到全世界。除《没有失败的学校》外，格拉瑟博士还著有：《师生双赢：选择理论在教学上的运用》《每个父母都能快乐》《每个学生都能成功》《你在做什么？》《认同社会》等书。

谢 辞

我第三次而且更深切地感谢罗伯特·劳埃德·格拉瑟 (Robert Lloyd Glasser) 的帮助, 他花了数百个小时批评、分析、评论和编辑原稿。

身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新手, 我得感谢许多曾认真听了我的想法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专家们。这些朋友中有唐纳德·奥唐奈 (Donald O'Donnell), 不久前他还是萨克拉门托 (Sacramento) 附近珀欣 (Pershing) 小学的校长, 该校现在已与佩罗·奥托学校 (Palo Alto Schools) 合并。奥唐奈先生加入佩罗·奥托学校, 是因为兴趣和佩罗·奥托学校督学桑蒂 (Harold T. Santee) 博士的支持, 他向我们开放了他主管的学校。

尤其要提到的是洛杉矶市区学校初等教育督学珀迪 (Robert J. Purdy) 博士, 他给了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 使我能尝试提高洛杉矶市中心的初等教育水平。

在过去的两年里, 许多洛杉矶市、县小学的行政人员、顾问和教师认真地听了我的课, 帮助我得到了本书的很多见解, 而且将这些观点纳入他们的学校中。我无法一一提到这些人, 但我必须提到洛杉矶第 75 街小学的校长道格拉斯·内勒 (Douglas Naylor), 并感谢他的学校中那些让我去听他们上课的具有献身

精神的教师。

我还要感谢洛杉矶肯特·坎永 (Kenter Canyon) 小学校长弗洛兰斯·伊特金 (Florence Itkin) 和她学校的教师默尔·金 (Merle King)，她撰写了本书一章的大部分内容。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任劳任怨的秘书卡罗尔·卡斯德 (Carol Kasday) 和打字员哈丽特·伯克利 (Harriet Berkeley)、毕特丽斯·杜比 (Beatrice Tuby)、埃维斯·圣·约翰 (Avis St. John) 与南希·霍林斯沃思 (Nancy Hollingsworth)。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失败问题	3
第二章 现实治疗与失败	13
第三章 学校的影响	25
第四章 思维与记忆	33
第五章 相关性	45
第六章 事实教育与记忆教育	59
第七章 预防失败——初步措施	77
第八章 预防失败——进一步的措施	95
第九章 实施新计划	113
第十章 班会	123
第十一章 发动班会	145
第十二章 主持班会	163
第十三章 道德	191
第十四章 纪律与学校行政管理	199
第十五章 珀欣学校	211
第十六章 高年级	223
索 引	237

前 言

当今学校中失败的学生太多了。其余的学生也为在学校取得成功的紧张压力所拖累，甚至许多认真和合格的学生表现也不佳。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市郊，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研究所，都有失败的学生。拥挤、贫困的市中心的学生一贯失败，因而许多专家承认，这里的教育是失败的，学校中发生的一切不是教育。

尽管我相信我们对各处的学校失败并不怎么在意，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主要城市的市中心教育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面临着拥挤不堪和破旧的学校、因种族而分离的儿童和许多失败的教师，我们需改进这里的教育。在本书中，我把市中心的教育作为重点，因为在那里有着迫切的需要，而且因为那里的人比任何地方的人更容易作出所有学校中所需要的变革。

关于改进市中心教育的困难已经有很多著述。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相信，大多数著书撰文论述这些学校的人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他总是为影响学生的社会的、环境的和文化的因素所困扰，而没有深入地认识到不仅在市中心而且在所有学校，教育本身在致使学生失败中所起的作用。我要考察并且努力改正的正是教育系统本身的缺点和失误。当然，我赞成改善生活条件和种族融合，但是，除非我们大力改进教育，否则这些目标

很难达到。儿童可以在瓦茨（Watts）学习，也可以在贝佛里山（Beverly Hills）学到更多的东西。主要的障碍是我们目前的教育观，这是一种无参与、不相关和不大重视思维的教育观。教育必须趋向其对立面的教育观，即参与、相关和思维的教育观，否则我们就解决不了那些在学校中失败儿童的压倒性问题。

《没有失败的学校》提出了一些使参与、相关和思维如何在学校中实现的建议。所有这些建议彼此联系，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实施。虽然单独来看它们各有千秋，但如果合并为一个整体计划，它们就能为建立我们的儿童所需要的学校奠定基础。

第一章

失败问题

出于对现实治疗 (Reality Therapy) ^① 观念的广泛兴趣，我 1
为几批与问题儿童 (problem children) 打交道的人，举办了许
多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首先，我讨论了现实治疗理论，然后，
通过与一群青少年会谈，我演示了现实治疗技巧，以便与会听
众能够亲眼看到我所描述的实际情况。如果本书的读者曾出席观
察过最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演示，但不知道听众是由从
事帮助失足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人员组成的话，他可能就很难理解
这种会谈的目的。倾听穿着考究、泰然自若的迷人的青春少女的
讲话，无论谁都会对她们在一大群紧紧围在她们周围的听众面前
述说她们生活中的那种舒适和安逸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些女孩似
乎完全不像一般公众心目中的失足青少年。在她们展现其丰富的
思想，坦率地讨论她们的问题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她们的态
度——那种令我和听众忧虑的态度，是听天由命的态度，她们认
为，在她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极少有成功或幸福的机会。

2
这些女孩都有触犯法律的行为，她们少年时的过失难以纠正。
她们拒绝服从父母、学校和当局的夜宵禁令。例如，她们通宵在外
面游荡，和父母不赞成的人混在一起，经常逃学，而且涉及非法

吸毒、酗酒与性行为。尽管她们还不属顽固不化的少年犯罪分子，却已被送入地方看守所，再行为恶劣的则送至州教养院（reform school）。这组女孩有七个，其中五位坚信，她们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而且自己完全不可能扭转这种失败状况，另外两位女孩则认为，她们也许在学校中会取得成功，但对在别的地方取得成功并没有什么信心。那五位女孩说，她们只是在学校中装装样子，并没有希望学到在她们现在或今后生活中有价值的任何东西。她们认识到自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处境是不利的，但当我问到她们既然认识到自己情况的严重性，是否愿意从现在起在学校努力学习时，她们说自己只是力求及格。由于承认了自己是学校中的失败者，她们不愿作出任何可能促成在学校中成功的努力。

这些女孩还描述了她们在与家人或教师形成温暖、积极的关系方面失败的情况：尽管她们和自己的家人、教师一起生活了若干年、几个月，但她们彼此之间毫无温暖的感情。就如对学校失败认命一样，她们对自己没有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无所谓。尽管她们在所生活的机构里感到并不快乐，但都宣称她们在家里之所以表现不好，主要是因为对在学校中取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信心。她们欣然承认，在家里与父母之间发生的大多数问题都和她们在学校中的失败有关，也和她们在校内或校外的种种失败有关联。在短短一小时的会谈中，我无法改变她们已有的信念，她们认为现在能做的是过一天算一天。她们对做可能导向一个更好未来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甚至对设想一下也没有兴趣。

这些女孩并没有导致其失败的正统的社会标志，她们是妩媚动人的中产阶级白种人（高加索人），大多数人的智力都在平均水平或在平均水平以上。尽管有的女孩来自破碎的家庭，但每个人都至少有她确信是爱她的母亲或父亲住在身边。可是，她们仍然是很可怜的——她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并且对未来的成功没有

信心。几个女孩承认，如果有男人陪伴并愿意娶她们，她们愿意出嫁，以婚姻作为摆脱她们看来不可能改变的处境的一条途径。然而，她们对婚姻会不会成功又没有什么信心。由于在自己的家庭中和朋友中看到过许多破裂的婚姻，她们每个人都怀疑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持久。她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持久，但又不懂得怎样去获得成功的婚姻，就像不懂得如何获得其他各方面的成功一样。由于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被安置在看守所中，在这里学习轻松、生活要求严格，但她们承认生活得很愉快，她们不再是反叛者。无精打采或冷淡漠然也许是对她们心境的较好描述。

这些女孩并非罕见。从纽约到加州，我在许多州中会见过类似的年轻人。造成他们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时是经济贫困，有时是种族歧视，只有很少情况是身体残疾或心理迟钝。但是，他们对自己和对改进他们自身处境的能力几乎没有信心，主要原因在别的地方。贫穷虽然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压倒一切的。大多数儿童，即我现在与之相处的贫困地区的许多儿童，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感到自己贫穷。他们穿着得体，有足够的食物吃，有电视看，而且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知道在社会中可以获得物质奖励。也许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但在我最熟悉的洛杉矶中心区域多半是这种情况。甚至对比我与之相处或我见过的更贫穷的儿童来说，贫穷也不是他们自暴自弃和对失败的未来听天由命的唯一或主要原因。类似的情况是，肤色虽然不利于社会中的非白种人，但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依我之见，与贫穷、破碎的家庭和双亲相处不融洽并非关键，最为重要的是与学校失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非白色人种有限的机会，可能是造成失败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如果学校失败不存在，其他障碍就比较容易克服。

4

如果失败的儿童以及有类似失败经历的成年人人数很少，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这种人为数不少。聚

集在任何主要城市中心区的是数量日增、以失败为共同点的人群。这不是我对他们境况的定义，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学校教师、一个警察、一个监督缓刑犯的官员、一个政治家的定义，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义。他们意识到许多人在社会上成功，他们却正在这个社会遭受失败。如果敦促他们制定一项力图好转的计划，他们大多数人会说，他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但对于要做些什么他们心中却一点底也没有。他们只是空口说说，老生常谈。

- 这种失败的先兆能否改变？我们能否不用社会打击的方式帮助这些波特兰女孩制定目标呢？能否帮助她们与她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开始体会成功和获得信心呢？我们能否另外为那些的确有更多社会障碍的人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相信我们能，而且我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成功教育**（**successful education**），因为不管失败的社会标志是什么，这种教育十分有利于克服失败问题。我并不接受今天公认的对失败的合理解释，说是阻碍成功的社会情境造成的。把这些年轻人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家庭、社区、文化、背景、种族或他们的贫穷，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有二：（1）它排除了个人对失败的责任；（2）它没有认识到，所有年轻人皆有在学校中成功的潜在机会。如果学生能够在学校中尽职尽责地努力学习，如果成功的内在障碍在所有学校中得以排除，那么，许多不利的情况是能够克服的。
- 5

身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我和失败的人打过许多年交道，在他們努力寻找方法，通向更成功的生活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块儿挣扎过。由于我与他们相处在一起，我分担了他们的痛苦与不幸，并反对他们为自己的失败寻找种种借口。从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无论一个人在过去有过多少失败，无论其背景、文化、肤色或经济水平如何，若是他不会在其生活的重大事

件上经历第一次成功的话，他通常是不会有成功经验的。如果他有第一次成功的基础，那么社会学家所强调的消极因素就无足轻重了。

这一观察结论是从我在一所教养院帮助失足女孩的十一年工作经验中得出的^②，并将我的工作引向了公立学校。我相信，不论其背景如何，如果一个儿童能在学校中成功，他就有极好的机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成功。如果他在接受教育的任何一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或大学——失败了，他在以后生活中成功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从社区的角度看，我们在克服家庭中的严重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永远是十分有限的。虽然破碎的家庭总是会对其送到学校的孩子有不良的影响，但学校绝不能因此而放弃他们。以整个国家来说，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除去种族歧视和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使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感到他是在从事一项好的、有价值的工作。种族歧视与缺乏工作机会是我们社会中所看到的失败的重要导因。不过，即使我们真的纠正了这些，但如果我们没有同时考察教育和找出如何培养出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并获得成功的学生的办法，我们所做的其他许多工作就将付诸东流。

6

我们必须发展使儿童成功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要在富裕的城郊得到发展，而且要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得到发展，上至中上阶级居住区，下至贫穷不堪的城市中心^③。努力在世界上取得成功，超越其周围的种种障碍，是每个儿童的责任。同样的，为儿童提供一个学校系统，使儿童在学校获得成功不仅可能，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社会的责任。我们现行的教育系统过于强调失败，而且遭受失败的就学儿童太多。除非我们能够提供儿童在合理运用其能力后能够取得成功的学校，否则我们将无力解决我们国家的主要

问题。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动乱，将会有更多的人需要被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将会有更多的人需要社服人员来照料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感到他们不能在这个社会中成功而且不再愿意作出任何尝试与努力。正由于我认为学校系统极为重要，所以我抛弃了传统的且很有限的，在监狱、精神病院和诊所工作的精神治疗做法，去学校与儿童和教师一块儿工作，以了解“现实治疗”的概念，特别是参与和责任的概念，看看是否适用于公立学校，能否像在教养院与精神病院一样奏效。

没有人会比在学校工作的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儿童的问题。

- 7 我在前几年交谈过的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几乎每一位都为失败儿童而烦恼、困惑，而且在许多情形中对日增的看来完全不服从学校规章制度的儿童感到气馁。他们是反叛者，他们不读书，没有学习动机，他们孤僻、冷淡。他们似乎是无法教育的。面对这些问题儿童，那些在学校工作的人已经在继续尝试许多新的办法。他们期望，我能够向学校提出某些有效的办法，因为我具有与反叛、不服从、孤僻和冷淡的儿童相处的经验。我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能够比那些受学校纪律约束的人更加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某些问题。也许迄今我主要的贡献是了解：学校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失败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使更多的儿童能够成功的办法。为了找出这些办法，我们必须审视儿童失败的原因，并且确立一种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可带来一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氛围。我们必须把这种教育观贯彻到每一个课堂中去，而不仅仅是在教育学院、书本或会议上口头空谈的一种教育观。

无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任何变革的建议都必须放在现行的学校框架内考量。也就是说，建议把下述办法作为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毫无意义的，即雇用更多的人、建造更好的校舍、加强对教师的培训、雇用更多的专家，或者做任何大大增加学校预算的事

情，我们的学校中将继续会有大的班级，而专家仍将寥寥无几。我并不是说，更多的工作人员、更好的教师培训、较小的班级以及其它教育上的便利都将无济于事，我也并不反对这些变革。但远非如此，我在本书中所建议的办法适用于学校的现有条件，我相信这些条件能在无需花多少额外费用的情况下被大大改进。 8

我还发现，学校雇用专家与单个儿童甚或儿童小组打交道的任何尝试并没有减轻学校所面临的失败问题。即使每所学校有自己的精神科医生，如果他是在课外个别或小组会见儿童这一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工作，那就不会改变什么。**传统的精神病—社会治疗方法 (psychiatric-sociologic approach)** 是成效不彰的，因为它假设说，学校问题几乎完全是学生个人问题、恶劣的家庭环境、贫穷和种族歧视的反映。而在我以及与我共事的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看来很明显的是，尽管外在环境条件对许多儿童不利，但教育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因素不仅导致许多学校问题，而且还会加重一个儿童可能带到学校的问题。

向我求助的学校预料我会遵循当今社会普遍使用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调查研究系统在引起困难中的作用，而是当困难出现时，将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从系统中分离出来并由专家来处理他们。分离和专家处理这一观念指引着当今美国社会中几乎全部的青少年教养与心理健康计划，严重地侵扰了学校。这个观念对于少年犯和精神病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错误的，但无论正确与否，这个观念对普通人或对整个国家是无关重要的。然而，学校的问题已经使心理健康或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及时纠正等相形见绌，学校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民族、关系到为数众多的人，分离和专家处理的观念对学校来说是有害的。我们不能依循经常无法成功地用在犯人和精神病人的 9
不适当的传统方法，我们必须把有教育问题的儿童安置在异质学

校 (heterogeneous schools)^⑩，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安置在异质课堂 (heterogeneous classrooms) 里。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找到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在正常的学校和正常的班级里获得足够的东西，而无需将他们从正常的学校和班级中分离出来，去单个地或成组地接受专家们的处理。学校里的专家——顾问、心理学家、补习辅导员——应该在课堂中帮助教师处理他们碰到的纪律和教育两方面的问题。他们应当审视能够用什么方法改进课堂教育，而且他们应当与任课教师合作，在正常的班级教学中实施他们的想法。儿童可以偶而分离出去接受特别帮助，但这种帮助应该是为了使学生在异质课堂中学得更好。

尽管教育失败在所有社区中都普遍存在，但它主要存在于城市的贫民聚居区。我在洛杉矶城市中心的工作经验揭示出，75%的儿童没有受到令人满意的初等教育。也就是说，每4个儿童中有3个在小学毕业时，没有达到六年级标准的阅读与算术技能。这些儿童也不会在初中与高中增补这些技能。更有甚者，这种学生的人数将随着学业愈难和教育系统愈少注重个人而增加。实际上，市中心的教育是失败的，这种教育培养的是成千上万只能从事最低贱工作的青年人。^⑪要在当今美国社会中成功，几乎唯一的办法，是首先接受一种被有效毕业证书所证实的有效教育。甚至一个非高等院校的证书 (nonacademic certificates) (即一种因经常来校学习和具有良好品行而获得的证书，尽管证书持有人仅仅会读会写) 都比什么证书也没有要好得多。然而，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坚持到校上课直至毕业，到校上课是他们成功的主要标志。在城市中心，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有高等院校毕业证书，还有一小部分人持有非高等院校的毕业证书。而失败的那些人则为我们的监狱、精神病院和接受福利救济名册储备了补充人员。这些人生活在痛苦与失败中，他们再也无法获得通向成功的唯一晋